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唐宋诗词的文体观照

曹辛华 著

中华书局

提 要

本专著以文体学为视角,对唐宋诗词进行多维观照,探讨了诗词自身体式、创作以及与其他各种文体的相互关系问题,以期为古典诗词尤其是唐宋诗词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与新的研究空间。是著采用专门理论阐释与经典个案剖析、文化观照与文本升华、考证与批评相结合与点线面体相结合的综合方式,或由文体特性探究《文选》、杜甫诗歌、韩愈诗文等作品的体式等问题;或由文体交叉揭示辞赋、乐府、散文等文体与诗、词文体之间的关系;或全面归纳词调、词体的演进与意义,或由分文体史角度对诗词文体、名家进行新的考察。是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由《杜诗“遣兴体”及其诗史意义》、《韩愈的“文中之诗”》、《韩愈诗文创作理论与古赋的关系》、《韩愈诗文创作实践与古赋的关系》四篇组成,为唐诗的文体观照。下篇由《唐宋词体演进与律赋的关系》、《唐宋词与小赋的关系》、《唐宋渔父词的文化意蕴与词史意义》、《唐宋〈望江南〉词体的演进与意义》、《中国分调词史的建构及其意义》五篇组成,为唐宋词的文体观照。附录有《论〈文选〉“补亡”诗体及其诗史意义》、《论陈满铭的词学贡献》、《论杨海明与唐宋词研究的深化》三篇,亦为诗词研究方面的论文。是著以“文体”视角贯串始终,一方面,获得不少新的突破。(如补亡诗体的意义问题、词体起源与演进问题、韩愈诗文创作的成因问题等。)另一方面,还为人们研究诗词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如以“词调为体”研究词史,就突破了单一的作家或作品模式,以调史来再现词史。又如从文体交叉角度来发掘文体的特性与差异等。这些都将会对诗词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开创等有较大意义。

序 一

杨海明

曹辛华曾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后来又跟随莫砺锋教授、钟振振教授做博士后工作。十多年下来已在词学研究小有成就。拿到曹辛华博士的书稿《唐宋诗词的文体观照》,十分开心。这不仅仅是由于他是我的博士学生,更由于我看到了他的学术成长与转型的印记。作为曹辛华的导师,在此我想说一点关于他本人的学术印象与本书的看法。

先说学术印象。曹博士是1996年秋跟随我读书的。他最初是研究唐代文学的,基本上没有词学方面的研究训练。入学后,我给他开设过词学文献学、词史、词论以及研究法等课程。一年下来,他不但完成了毛滂生平新考与年谱编撰,还撰写了曹组研究等论文。二年级时我将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为“20世纪词学批评史”后,他曾抱怨题目太大、太难而做不了。在我的督促下,他阅读了大量的词学书籍,终于坚定了决心。在准备论文期间,他白天到图书馆,晚上以“论唐宋词与辞赋的关系”为题作为学术磨练。此题目当是他仿照硕士论文《论韩愈诗文创作与辞赋的关系》而得。文章写得极长,有四万多字,有一定的见解。收入本书中者大约是其中一部分。特别要提及的是,他曾尝试将唐宋词体生成原理运用到当代,提出了“新格律词”创作的倡议,既是古为今用,又是对当代新诗、流行歌曲体式的发展方向的积极思考。后来,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忙碌于民国词学与民国词史等课题的研究。岁月荏苒,十年已过,没料到他继续一以贯之地由文体入

手对唐宋诗词进行研究,已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味的研究。这说明他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有攻坚精神的研究者。

接下来主要对曹博士的这部书稿发表一点个人看法。是著以文体为视角,对古典诗词作家、作品、文体等进行多维观照,探讨了诗词自身体式及其与各种文体的相互关系问题。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意义,值得指出。

其一,是著将为古典诗词尤其是唐宋诗词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当前人们对古典诗词的研究大多偏向“体制外”是著则一直贯彻由文体入手重视“体制内”研究的同时,注意“内”“外”汇通,这无疑会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思路。如作者关于中国分调词史建构的设想,将是中国文学分体研究的契机与引线。研究视角的转换,会引起文学研究的革命,

其二,是著将为诗词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如诗词的分体研究法,诗词文赋等文体的交叉研究法,对诗词作家作品的各种体式进行文体透视法等都是作者不断提倡并尝试实践的。至于采取专门理论阐释与经典个案剖析、文化观照与文本升华、考证与批评相结合与点线面体相结合等综合方式、由文学作品抽绎文学理论的方法运用等,均具有榜样意义。

其三,是著将为诗词研究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分调词史的建构及其意义》中就指出,“中国分调词史的建构,于诗学研究乃至文学研究都有启示意义。一方面,它将启示我们,应对其他诗、赋、乐府、曲、散文等文体进行更为细化的分体研究,不应再仅局限于诗、词、曲、赋、文等文体大类来笼统研究,而应展开对它们所隶小类文体的历史描述与规律把握。另一方面,中国分调词史的建构设想,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文体史研究不仅仅是对文体自身演进发展的描述,更是对文体下属小类文体及其下辖作品的全面、原生态研究。正如对自然界的研究,最初多集中在名川大山、名花珍禽上,中国文学研究一度也集中在名家奇人、名作怪文上。这显然缺乏普遍联系与共生和谐的观念。中国分调词史的建构目的之一就是,从调体入手对凡由此调“生产”出的所有“产品”进行研究,从而打破通常的名家名作模

式。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唐宋词研究的新拓,还为乐府研究、唐宋诗研究等提供了新思路,开拓了新的领域。

其四,是著还由文体视角对诗词发展史中各种问题,提出了新的阐释与解答。如对杜诗中“遣兴体”诗作的判定,既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对杜甫诗歌创作轨迹予以审视、扫描,也有利于人们重新把握杜甫诗歌的创作心态、艺术风貌。杜甫以其“遣兴观”及其“遣兴体”创作实践,对传统的“诗兴”观有所改造;杜诗“遣兴体”是对先唐“遣兴”诗歌经验成就的继承和吸取,是其“转益多师的结果”,也是其对初盛唐各种遣兴之作的发展、创新。对杜诗“遣兴体”系统地梳纳、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示杜甫为诗史开拓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境界,更在于使人透过杜诗“遣兴体”明晓诗歌自适自慰功能理论的渊源所自。又如《韩愈的“文中之诗”》一文,从韩愈“文中之诗”入手对韩氏“以文为诗”这一问题予以新释的同时,进一步对韩愈的诗学观、古文观、诗风等问题予以新论,还揭示了韩愈的“文中之诗”对《全唐诗》辑佚的启示。还由此提出《全唐诗》的辑佚整理的新思路。

另外,是著中有不少新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如作者通过对古赋对韩愈诗文创作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认为,韩愈推崇古赋也是客观存在的。韩愈将道统与文统分离开来,道统异于文统,他“修辞”与“明道”并重,而非重道轻文,汉大赋是其学文典范。另一方面,在韩愈那里“不平则鸣”、“穷言易好”等主张与“歌功颂德”并不是矛盾的。作者在揭示了韩愈辞赋创作的秘诀“用其实而避其名,取其意而变其体”的同时,还揭示了韩愈常常把古赋特色搜择融液进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善于“雅意取载”辞赋以为诗等等特点。这就为人们辨清韩愈诗文创作独特面目的真正成因提供了一个可信视角。又如谈律赋与词体演进的关系时,作者强调律赋不但参与词体句式建构,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而且在篇章、结构、布局、作法等方面律赋为唐宋词、尤其是慢词准备了艺术经验。律赋之所以能为唐宋词体所吸收融纳,还在于它作为科举取士主要内容为词体提供了生存土壤。这些见解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等问题。

总而言之,曹辛华博士是著虽然研究对象不停地变换,但每一部

分都是由文体入手不停地对唐宋诗词进行多维观照的产物。其中的每一次“观照”，若升华起来都是一个博士学位论题级别的大课题。相信他在以后会逐渐深入研究下去，为古典诗词研究的深化做出一定的贡献。愿他早日成为一个学有所成、研有所创、创有所拓的大学者。

杨海明

庚寅年秋于姑苏东小桥寓所

题曹君辛华《唐宋诗词的文体观照》

钟振振

乡邻吏部兼工部,师友苏州更蒋州。
十五年通文体变,一编唐宋记神游。

君,河南人也。初从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攻读博士,嗣从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及余为博士后。

生长黄河水南丘,江东负笈少年游。
尔曹身看东南立,名预江河万古流。
建安风骨魏风流,顺治风华山岳秋。
谁是学林千里足?曹家今亦有骅骝。
诗词真合双峰峙,文赋长分二水流。
若到九重云上看,千山万壑总绸缪。

目 录

提 要	1
序一	杨海明 1
题曹君辛华《唐宋诗词的文体观照》	钟振振 5

上篇 唐诗的文体观照

论杜诗“遣兴体”及其诗史意义	3
一 由杜甫“诗兴”观切入	3
二 “遣兴体”的界说	11
三 杜诗“遣兴体”的艺术特征	20
四 杜诗“遣兴体”的诗史意义	25
论韩愈的“文中之诗”及其意义	35
一 韩愈“文中之诗”的表现	35
二 韩愈“文中之诗”的性质	43
三 韩愈“文中之诗”的意义	50
论韩愈诗文创作理论与古赋之关系	56
一 韩愈推崇古赋的背景	56
二 韩愈诗文理论与大赋理论的异同	68
三 韩愈的“不平则鸣”与骚赋的“发愤抒情”	78

论韩愈诗文创作实践与古赋之关系	86
一 古赋影响下的韩愈辞赋	87
二 古赋影响下的韩文	92
三 古赋影响下的韩诗	102

下篇 唐宋词文体学观照

论唐宋词体演进与律赋之关系	119
一 律赋与唐宋词体句式建构	120
二 律赋为唐宋词准备了艺术经验	125
三 律赋为唐宋词提供生存土壤等外部条件	128
结 论	132

论唐宋词与小赋之关系	135
一 艳情:由赋向词的“倾泻”	136
二 言志:由赋而词的移位	140
三 咏物:由赋而词的再生	146
结 论	151

论唐宋渔父词的文化意蕴与词史意义	153
一 唐宋渔父词的唱和之风	155
二 唐宋渔父词的文化意蕴	159
三 唐宋渔父词的词史意义	165

论唐宋《望江南》词体的演进与意义	169
一 《望江南》词调系列辨体	170
二 《望江南》词的演进历程	176
三 《望江南》词的意义	182

论中国分调词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192
一 概念的界说	194
二 中国分调词史建构的方式	197
三 中国分调词史建构的意义	201

外 篇

论《文选》“补亡诗”体及其诗史意义	211
一 束皙《补亡诗》的性质	211
二 束皙写作《补亡诗》的背景	213
三 束氏《补亡诗》的特点	217
四 《补亡诗》列《选》诗众体之首的缘由	220
五 《补亡诗》体的意义	223

论陈满铭的词学贡献	227
一 词学章法学的开创	228
二 词学研究方法的刷新	231
三 苏辛词研究的拓深	235

论杨海明与唐宋词研究的深化	240
一 杨师词学研究的四大特点	240
二 杨师于词学研究的三大贡献	251

后记	266
----------	-----

上篇 唐诗的文体观照

论杜诗“遣兴体”及其诗史意义

杜甫为“诗圣”，杜诗为集大成者，“尽得古今之体式，而兼人人之所独专。”^①有关杜甫诗歌体式研究的文章为数不多，即使有也未见对杜诗中的“遣兴体”进行抽绎、归纳并予以考察。杜诗中凡是以抒写各种感兴为主，采用“随时适兴”、“借物托兴”等方式来独白内心、遣忧解闷的诗作，均可称为“遣兴体”。对杜诗中“遣兴体”诗作的判定，既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对杜甫诗歌创作轨迹予以审视、勾勒，也有利于人们重新把握杜甫诗歌的创作心态、艺术风貌。杜甫以其“遣兴观”和“遣兴体”的创作实践，对传统的“诗兴”观有所改造；杜诗“遣兴体”是对先唐“遣兴”诗歌经验成就的继承和吸取，是其“转益多师”的结果，也是其对初盛唐各种遣兴之作的发展、创新。对杜诗“遣兴体”系统地梳纳、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示杜甫为诗史开拓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境界，更在于使人透过杜诗“遣兴体”明晓诗歌自适自慰功能理论的渊源所自。兹详论之。

一 由杜甫“诗兴”观切入

何为“遣兴体”？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说明的问题。与杜诗其他体式的命名方式不同：“遣兴体”的命名既不是着眼于杜诗形式格律上的

^①(唐)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2000年。

特征,也不是着眼于杜诗内容、风格上的独特之处。拈出“遣兴体”这一名称,其根据有四:其一,杜诗中有不少是以“遣兴”为题的诗作;其二,杜诗中有不少虽题目不为“遣兴”,而其实质乃“遣兴体”;其三,后人评论杜诗的意见;其四,杜甫自己的“诗兴”观点。最后一点是界定“遣兴体”的关键,因而必须先予以澄清。今人对杜甫诗作中所包含的诗史观以及诗学术语如“法”、“神”等论述较多,而对杜诗中“兴”这一诗学术语论述不够。就本人目力所及,仅见于莫砺锋师《杜甫评传》、王运熙、顾易生等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二册)、张皓《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罗庸《少陵诗论》、金启华《杜甫诗论》等著作中,且论述皆不够深入全面。事实上,在杜甫诗学观中,“诗兴”观念尤为重要,可以说是杜甫夫子自道式的创作论。

杜甫笔下出现的“兴”字,据本人统计共有 118 例。此数目远多于“法”、“神”等语汇出现的次数。其中有 20 例属于“中兴”、“兴衰”、“起来”等义,作动词讲,读作平声。其他 98 例,则多作名词用,读作去声,即本文要探讨的“诗兴”。究其意义,不外两类:一类是与《诗经》“六义”之一的“兴”相关;一类是由“兴致”一义引发出的一系列意义。它们分别来自由“兴”字与另一字组成的语汇。然而无论哪类意义都是杜甫“诗兴”观的反映。且看杜诗中各种“兴”字语汇出现的情形。根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杜诗中“兴”字语汇出现两次以上者依次为:“遣兴”(14 处)、“乘兴”(10 处)、“高兴”(6 处)、“发兴”(5 处)、“诗兴”(5 处)、“兴尽”(4 处)、“幽兴”(3 处)、“秋兴”(3 处)、“兴在”(2 处)、“漫兴”(2 处)、“野兴”(2 处)、“逸兴”(2 处)、“移兴”(2 处)等。其余仅出现一次,如“兴趣”、“清兴”、“讽兴”、“比兴”、“兴绪”、“成兴”、“晚兴”等;或只在整个诗句中才构成语汇。如“兴含沧浪清”(《同元使君〈春陵行〉》)、“不阻蓬蒿兴”(《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对鹊湖》)、“事殊兴极忧思来”(《饮中八仙歌》)等等。归纳这些杜诗中的“兴”字语汇,除“讽兴诗家流”(《毒热寄简崔评事十六弟》)、“比兴展归田”(《寄岳州贾司马六丈》)两处明显为《诗》“六义”之一意思外,其余均属于由“兴致”一义引出的各种意思。如果再将它们细分一下,不外乎六种:一,兴的种类;二,兴的状态;三,兴的产生;四,乘

兴,如何对待兴;五,兴的排遣;六,兴与其他诗学观。下面依次说明之。

其一,在杜甫那里,兴的种类不一。有因地而异者,如野兴,“野兴每难尽”(《送严侍郎到绵州》)、“在野兴清深”(《课小竖》三首之一)、“因歌野兴疏”(《将别巫峡》)、“绝境兴谁同”(《送裴二虬作尉永嘉》);江湖兴,“从来支许游,兴趣江湖迥”(《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坐对秦山晚,江湖兴颇随”(《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七)、“早春重引江湖兴”(《人日两篇》);归兴,“故山归兴尽”(《官定后戏赠》)、“冯唐毛发白,归兴日萧萧”(《哭王彭州抡》)等。斯二者中,“兴”乃指杜甫欲忘世逃遁故山、向往江湖之情。杜诗中那些以抒写山水田园、江湖隐逸之思的诗作,可看作此种“兴”的反映。“兴”在杜甫那里因时不同也有异。如“邀人晚兴留”(《题张氏隐居》)、“晚来高兴尽”(《九日曲江》)、“都将百年兴,一望九江城”(《绝句九首》)、“秋兴坐氤氲”(《戏赠崔评事》)、“秋来兴甚长”(《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挾纈望清秋,有兴入庐霍”(《昔游》)等,杜诗还有《秋兴八首》,又从郭受《杜员外垂示诗因作此寄上》中所云“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一语来,杜诗中当有“春兴”诗,惜不见^①。可见这种“兴”乃杜甫因时间、节令所引发的各种感兴,则杜诗中凡以时间、节令、气候为题的一类诗,可视为此种诗的表现。这些“兴”虽名称、种类不同,但在杜甫那里都是“诗兴”的一种。特别是“诗兴”一词于杜诗中凡五见,如“诗兴无不神”(《寄张十二山人彪韵》)、“东阁官梅动诗兴”(《和裴迪登蜀州东亭》)、“稼穡分诗兴”(《偶题》)、“忆在潼关诗兴多”(《览物》)、“道消诗兴发”(《哭台州郑司马、苏少监》)等。杜甫还曾言“诗尽人间兴”(《西阁二首》)。这些现象表明杜甫有明确的“诗兴”观念。

但是,须指出的是,杜诗中“诗兴”一语,其义是包含“兴”之两大义类的,也就是说,其“诗兴”不但指由“兴致”一义引出的各种涵义,也指《诗》“六义”之一。此一点细揣古人为杜甫以“遣兴”为题目的诗

^①参见(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二附诗及注,中华书局,2004年。以下所引评点凡出自是书者,不注。

作所下注解可知。如《遣兴》“骥子好男儿”，乃陷贼所时作，仇兆鳌注云：“此诗遥忆幼子也，上四忆从前，中四叹现在，末四思将来。”则知此处所遣之“兴”乃“忆”、“叹”、“思”等综合感触。《遣兴》“我今日夜忧”三首，当是乾元罢谏官后作，仇注以为，“首章，思兄弟也，叹不如雁行之同群；次章，念故居也，盖不胜羁旅寂寥之悲矣；三章怀旧交也，恨不如少年时耳。”则知此处“兴”乃“思”、“念”、“恨”所致。《遣兴》“蛰龙三冬卧”五首中，仇注其一，“此诗见贤者在世，贵逢知己。后四章皆发端与此。”今绎其诗意，借嵇康、诸葛亮、庞德公、陶潜以及时人贺知章、孟浩然等人出处荣辱遭遇，来伤己不得志，感叹故交零落，抒发隐逸之思等，则知此处“兴”，乃由感伤情绪所起。《遣兴》“干戈犹未定”一首，仇注云：“题曰《遣兴》借诗以自遣也，此章忆弟妹而作，上四伤手足睽离，下四叹行踪流落。”“忆”、“伤”、“叹”三字表明此处之“兴”是由它们导致的情绪之一。《遣兴》“下马古战场”三首，仇注以为，首章“此经战场，而讥边将之要功”；“次章，望马邑，讽诸将之败军也”；“三章诸秋城，感贤士之晚遇也”。是处之“兴”又与“讥”、“讽”、“感”同义，和“兴”乃《诗》“六义”之一的意思又相合。而《遣兴二首》“天用莫如龙”，其一，《杜诗详注》引朱注云：“此诗盖深警安史之乱也”，其二，仇注云：“此章冀朝廷专用李郭也。”是知所遣之“兴”又与《诗》“六义”之一相当。《遣兴》“朔风飘胡雁”五首，仇注首章为“叹富家安乐之感”，次章“叹少年射猎之事”，三章“慨趋炎附势之徒”，借物托兴，言盛衰倏忽，凡事皆然，四章“戒当时凭肆虐者”，五章“叹送者亦有死”，则此处之“兴”则亦与《诗》“六义”之一相合。要之，由于杜甫“诗兴”之义有二类，“遣兴”一词中的“兴”也不外乎“比兴”、“讽兴”与“感兴”（“兴绪”、“兴致”）二者；杜诗中的“叹”、“愁”、“闷”、“伤”、“怀”、“恨”、“怨”等，是导致“兴”的不同因素。

其二，杜甫还对“兴”的存在状态有描述。“高兴”是杜甫最向往者，如“青云动高兴”（《北征》）、“高兴潜有激”（《郑典设自施州归》）、“高兴激荆衡”（《奉赠李八丈判官曛》）、“入门高兴发”（《与李十二白同寻范隐居》）、“晚来高兴尽”（《九日曲江》）、“高兴知笼鸟”（《寄张十二山人彪韵》）等。杜甫以为“兴”有一定的量与度。如“阮籍行多

兴”(《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六)、“谢安乘兴长”(《入衡州》)、“回高兴滔滔”(《赴青城县》)、“细学周颙免兴孤”(《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庾公兴不浅”(《八哀诗·故右仆相国张九龄》)、“兴深终不渝”(《槐叶冷淘》)、“在野兴清深”(《课小竖》)等。杜甫还以为“兴”当清幽、逸迈为佳,如“挂席钓川涨,焉知清兴终”(《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学士》)、“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北征》)、“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向来幽兴极,步履过东篱”(《重过何氏五首》之一)、“自令幽兴热,来往亦无期”(同前之三)、“掾曹乘逸兴”(《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始兼逸迈兴”(《奉六丈佑少府之交广》)等。杜甫称自己那种不期而业的诗兴为“漫兴”。杜诗中有《绝句漫兴》九首,《杜臆》云:“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曰《漫兴》。”^①实际上,这种“漫兴”即杜诗《上韦左相二十韵》所云“苍茫兴有神”,杜甫标题为“漫兴”,当意指诗中所写为一种弥漫苍茫的感触情绪。又杜《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有“老去诗篇浑漫兴”一语,通常人们从杜甫诗律至晚年出神入化等角度以为“漫兴”当写作“漫与”,然而笔者以为若联系杜甫“诗兴”观,当写作“漫兴”为佳。又若作“漫与”则与末句“令渠述作与同游”之“与”犯重出之病,这在“诗律细”的老杜是轻易不会的。另外,从对偶角度来看,“漫兴”与“深愁”均为情绪之一种,并且根据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所揭示双声叠韵在杜诗中的运用规律来看,“漫兴”为韵母相近(叠韵)“深愁”为声母相近(双声),双声正对叠韵,符合其规律。而“漫与”与“深愁”相对,显然不够妥帖。诚如是,则“老去诗篇浑漫兴”又是杜甫对自己“遣兴”作品的评价。

其三,对于“兴”的产生,杜诗中也有不少诗句作解。他以为,“兴”要“发”、要“引”、要“激”、要“招寻”才会来,并言明林泉幽境、登高望远、羁旅行役等均有助“发兴”、“引兴”、“寻兴”。“发兴”者,如“云山已发兴”(《陪李北海宴历下亭》)、“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北征》)、“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万丈潭》)、“兴与烟霞会”(《严公厅宴》)“高兴激荆衡”(《奉赠李八丈判官曛》)、“幽襟兴激昂”

①(清)仇兆鳌《杜诗详注》第788页。